

風流人物，非關風月

名人學者軼聞錄（一）

● 沈津（筆名宏燁）

張之洞擅對聯奏議

「保存舊學，故發新知，生有自來，實關運會；功在安邦，心勞憂國，死而後已，無愧公忠。」

這是清末洋務派的首領張之洞去世後，柯劭忞所寫的輓詞。

張之洞長於奏議文，散文、駢文次之。詩詞、書法皆學蘇軾，推崇蘇軾為第一人。他的奏議，雖多出於幕僚之筆，但都經他親自修改，如不合意，則自己動手起草。他的字，多由幕僚張曾疇代筆，因為張寫大小對聯不及曾疇，六十歲以後，尤其如此。他的一位督署文案沈雪庵在署十餘年，見之洞寫行書僅二次，一次給吳大澂寫一張小條幅；一次是他座師之子從雲南道合任上請假回籍，路經武昌，請他寫一把團扇。他命僕人去買了五十把紙扇，寫了一天全部寫完，選中一把，添寫世兄的上款和自己的下款，其餘的叫當差的丟掉或作燭火用，一些幕友就向當差各討一把，以作趣談。

張之洞的對聯也有絕技。一次武昌知縣請遊西山，寺院方丈持紙乞聯，將懸之九曲亭。之洞即席揮毫，文曰：

「鼓角隔江聽，當年短棹頻來，賴有詩篇消旅況；賓僚隨履到，他日玉堂歸去，也應魂夢戀情游。」

這種對景命題，揮毫立就，非天才不克臻此。

張一生好大喜功，多創新政，講排場，愛玩古董碑帖，但自家生活則並不豪華。每餐白酒、黃酒必具，並嗜食鮮果及糕點蜜餞等物，先以果類佐酒，飲畢後再進餐，其不喜垂足而坐，而是蹲椅上據案而食。其族兄張之萬曾云：「香濤飲食起居，無往不謬。又喜蓄貓，臥中常有數十頭，每親自飼之食，貓有時遺矢于書上，輒自取手帕拭淨，不以為穢。且向左右侍者說，貓本無知，不可責怪，若人如此，則不可恕。」

之洞性情乖僻，每日下午二時始入睡，至晚十時乃起治事。幕府中人及僚屬，有事請謁，皆在深夜，甚至候至天明始獲傳見者

。有時會客談話未已，之洞忽閉目假寐，甚至沉鼾，置客不理，客人不好驚動，只好退出。大理寺卿徐致祥參劾他辜恩負職，奏疏中說：「興居不節，號令無時」。後來清廷諭令李瀚章查明具奏，瀚章覆奏回護，措辭極妙，說「譽之者則曰夙夜在公，勤勞罔懈；毀之者則曰興居不節，號令無時。既未誤事，此等小節，無足深論」。

張氏科舉正途，文章魁首，士林推重，然其與李鴻章、劉坤一相比，則有文治而無武功，為何他又能獲西太后之信任呢？論者云，其有四點可取及一秘訣。一為長於奏議遇事向清廷請示得體；二為舉辦新政，成績顯著；三為清廉自守，用錢多而不斂民財；四為遇有教案，處理外事，不順洋人意而壓制同胞。秘訣是深知西太后之好惡，好其所好，惡其所惡。

宣統元年（一九〇九），之洞在北京去世，終年七十有三，當時朝野致送輓章者甚多，有副輓聯云：

「死者長已矣，雲門石甫同悵望；魂兮

歸來乎，朝雲暮雨各淒其。」

聯中雲門，石甫即為張氏得意門生樊增祥、易順鼎，聯文寓譏諷之意。朝雲、暮雨據傳是張的兩妾之名。他卒後，無甚遺產，家境不裕。他的門人僚屬致送賻儀都較重，總計近二萬兩銀。張家辦喪事，也就全賴這筆錢。一生顯宦，位極人臣，而宦囊空空，可稱廉隅。當時各地之祭文有二十六篇，輓詩八十一首，輓聯七百七十六對，多其師友門生所輓，後人輯有「張文襄公榮哀錄」十卷。

文廷式為博雅通儒

描寫晚清知識分子的小說「孽海花」裡，有一個人物叫聞韶高，他就是被後人譽為「獨負奇才蘇學士，常存忠愛屈靈均」的文廷式。廷式一生做官不到六年，但政治流亡卻達八年以上。

廷式字道希，號雲閣，又號薌德、純常子，江西萍鄉人。一八五六年出生於廣東潮州府，母彭氏，庶母簡氏姐妹二人，共生男十一人，女十人，廷式居三。據云彭氏分娩前曾夢「麒麟送子」，因而廷式乳名麟生。其幼年在塾就讀，極聰慧，書文過目即能背誦。十七歲時，在廣州入學海堂，從大儒陳澧學，與于式枚、汪兆銓等為同學。一八八九年，大考翰林，年三十九歲的廷式名列第一名，經光緒帝親自拔擢，由編修上升為翰林院侍讀大學士兼日講起居官。

廷式嫻習經史舊文，對於學問興趣很廣，各方面都進行探索，幾遍及當時中學、舊學與西學各新學之各門各類。持論多己見，賞識他的人，稱贊他是博雅通儒；對他有意見者，把他列入雜家。他擅長於史學和詩詞，認為一個詩人應具有「照天騰淵之才，朔古涵今之思，磅礴八極之志，甄綜百代之懷」。文氏的詩初以典麗勝，後則喜效晚唐詩人皮日休，陸龜蒙，妙的是他還寫詩贊頌彼得大帝、拿破崙、華盛頓以及哥白尼的太陽中心學說。晚清「詩界革命」領袖黃遵憲評價他的詩作是「寫取君詩圖我壁，自誇上下五千年」。

文氏在京時，與梁鼎芬之妻龔氏關係甚密。梁與廷式為同窗好友，後又同寅。梁生理缺陷，與龔氏成掛名夫妻。時廷式居住梁宅，穿堂入室向不避嫌，與龔氏兄妹相稱，以詩詞文字交，梁亦參與其間吟詩作賦。後梁以中法交涉不利，又奏李鴻章辱國，觸怒慈禧，交部嚴加處理，降職調用。梁在離京時，以家事及龔氏托文關照。梁行後，文仍居梁宅，久之，文和龔氏遂相愛戀。此事梁雖知之，亦處之泰然，與文相交如故。清末我佛山人「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」中「梁鼎龔恩愛割夫妻」、「溫月江義讓夫人」即指此事。文後以護送龔氏回籍歸寧為由，雙宿雙飛，移居湖南，再返回萍鄉原籍。

廷式生平著作及詩詞等有數十部之多，共約二百餘萬言，手稿多存放在外室龔氏處。

民國初年，龔氏將廷式手稿相繼出售，一些圖書館及收藏家都有所得，其中以易培基收得較多。文氏著作中有《純常子枝語》，這是一部極有價值的雜著，此書闡說經傳。論証九流，校訂文字、評品詩詞，又記述國朝典故、士林交往、域外見聞，旁涉釋藏道籍耶回之事，下及山川物產、天文歷算之學。古今中外，不拘一格，搜羅並保存了古代文化史，清代社會生活以及中外交往方面許多有用資料和有趣的記載，兼具學術性與文學性。詞學大家錢仲聯序此書云：「晚清學者，開派標宗，文芸閣、王半塘、朱古微、魏然鼎峙，稱巨匠，然以詞人而為學人，並身系政局之重者，則獨推芸閣」。

一九〇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晚，廷式還修書與友人，之後吃稀粥就寢，夜半覺胸悶氣促，周身不適。側室羅氏以月餅進，廷式揮手不用而月餅落地，於二十四日子時辭世，終身四十九歲。其遺體葬於萍鄉北陽岐山普通寺後面。陳三立、鄭孝胥、夏敬觀等皆有挽詩。嚴復等也送了輓聯。墓表為沈曾植所寫，其最後一句是：「嗚呼！豈得謂非有清元儒、東州先覺者哉！」

吳昌碩精詩書畫印

晚清藝術家，以詩、書、畫、印知名於世，並能揆前人得失、博採眾長，自成一家的應推吳昌碩。吳昌碩美丰儀，軀僅中人，頤頰豐滿，細目疏髯，七十高齡，髮鬚無

白者，望之若四十許人。其為浙江安吉縣鄞吳村人，生於清道光二十四年（一八四四），為書香世家，自幼聰慧勤奮，少遭喪亂，絕意仕進。

吳昌碩治學嚴謹，極重根基。早年家貧無以給紙筆，常以禿筆蘸水于磚上習書，後居蘇、杭、滬，日與收藏家、書畫家過往，得縱觀古人墨跡，博學廣聞，藝業精進。嘗云：「欲學治印，必先習篆」。又云：「人常以為我畫好，其實書好於畫，篆刻更甚於書」。昌碩處師友間善自謙抑，亦不輕許人，然得一善，則贊不絕口。其書法篆、隸、真、草皆以篆法出之。治印研習尤深，初宗浙派，繼法鄧石如、吳熙載、匯石鼓、泥封、磚瓦諸體特色，融會貫通，自成一體。刀法亦有創新，善以「出鋒鈍角」刻刀入印，秀麗蒼勁，流暢厚樸，兼而有之。其存世印作僅七百餘方，有一印純用大鐵釘鑿成，以釘治印，自昌碩始。他晚年的應酬作品，多是在石上篆稿之後，便由方根石、徐星洲代刀，也有他兒子吳藏龕，入室弟子王個移代刻者，由於邊款多為昌碩所親加，所以真假往往難辨。

吳氏生長在山村中，從小就愛吃竹筍，認為竹筍味道特別鮮美。晚年寓居滬上，每到春天不能嚐到家鄉之筍引為憾事。他的摯友沈石友知道他有此癖好，每年春天就從常熟寄些嫩筍讓他嚐新，這種筍筍白可愛，有如象牙，故名「象筍」。他得了象筍，猶見

故人，勝獲至寶，在佐餐之後，立展紙握管，為筍寫照。

吳昌碩六十以後，畫名大盛，求書求畫之人紛沓而來，其畫作潤格本來不高，後為日本人抬高，日人為求精細，便倍潤請他加工，於是昌碩之潤例，月異而歲不同。七十而後，不標潤格，求書多不應，然遇知交相泥，亦偶為之，寸箋尺楮，亦皆佳妙。晚年，雙耳失聰，自號「大聾」，雖寡言笑，但遇知交，每傾談忘倦。其榜其畫室為「缶廬」，因此又號老缶。此緣由於他的朋友金杰在古壙得一古缶，質樸沒有文字，贈給昌碩。昌碩愛不釋手，作詩云：

「以缶為虛虛即缶，虛中歲月缶為壽。俯將持贈情獨厚，時維壬午四月九。」（壬午為光緒八年）

其生平作詩甚多，以收入《缶廬集》之詩來說，即有五百首之多，其中古近體具備。大體說來，初期多古體，五言長古尤擅勝場，晚期多近體詩。《缶廬集》可以說是他用詩歌寫成的自傳，他的音容笑貌和喜怒哀樂都充分表現在詩集中。他經常用詩來抒發自己的感觸和抱負，闡明自己對書畫和刻印藝術的獨到見解。至於用詩題畫，酬答友朋者則更多。昌碩從二十多歲時開始作詩，直到八十四歲逝世前數日止，六十年中幾乎每天都花一定時間吟哦推敲，從不間斷。

昌碩晚年中風，在滬寓去世，時為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，享年八十四歲。一九三

三年十一月，遷葬於浙江杭縣塘棲附近超山報慈寺西側山麓。墓地座落在宋梅亭畔，墓門石柱上刻有沈衛所撰聯語：

「其人為金石名家，沉酣到三代鼎彝，兩京碑碣；此地傍玉潛故宅，環抱有幾重山色，十里梅花」。

墓右有墓表，由吳生前摯友馮珩撰文。墓左有一座石像，高與人等，手執書卷而立，栩栩如生。墓側有「缶廬講藝圖」刻石，為門生王個移、沙孟海等所建。

王襄專攻甲骨研究

一生致力金石考古的王襄，是早期研究甲骨文的專家。一九三〇年郭沫若在他的《中國古代社會研究》一書中說：「偽片之傳播者在中國當推天津王襄的《篋室殷契徵文》一書，此書所列幾乎片片可疑，在未見其原品之前，作者實不敢妄事徵引」。一九六五年春，郭沫若在為王襄題墓碑時，向胡厚宣表示，對當年懷疑王襄著錄的甲骨偽片事所造成的影響感到歉疚。

王襄，字綸閣，別號篋室，祖籍浙江紹興，世居天津，生於清光緒二年（一八七六）。襄為長男，七歲入塾，及長，又從學于津門名儒王守恂。自十八歲起，研讀《說文解字》繼而治金石文字，兼攻書法篆刻。王襄為中國最早鑒定與搜集甲骨者之一。一九九九年秋，坊賈范壽軒携甲骨到天津求售，王一見即知為三古遺品，欣羨不已，然索價

頗高，故購下部分，所餘悉為王懿榮所得。嗣後，王又撙節食用，相繼購得甲骨四千餘片。自搜集甲骨始，研究甲骨文字即成爲其治學生涯之一大內容。

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〇年，王襄在北京農工商部高等實業學堂選修礦科。五年中，日課閑餘，即以研治金石自樂，或臨寫甲骨鼎彝刻辭，詮釋先秦古文，或輯錄金石名家著述書牘，深究治學之道。他將自藏及摯友孟廣慧所藏甲骨摹錄考釋，輯成《貞卜文臨本》，是爲研究殷虛卜辭之初作。時甲骨學方始初創，問世之專書僅《鐵雲藏龜》等數種而已。

王襄畢業後，以候補知縣，分發河南，沒過多久，辛亥革命爆發，遂返天津，其間一度閑居。後來他外出謀生，則輕裝簡行，日用衣物一再酌減，而甲骨及必備書籍拓本，卻裝滿篋筒，隨身攜帶。夜靜更深，則秉燭讀書，吮毫寫作。其重要甲骨學著作《篋室殷契類纂》、《篋室殷契徵文》即於一九一〇年後撰成。《類纂》爲我國第一部甲骨文字匯，開編寫甲骨文字典之先河。其於每字之下，列舉卜辭原文，詞目下包括釋文和詞例，宛如現代字典之編排。日本甲骨學家島邦男在他寫《殷墟卜辭綜類》一書時，也採用了《類纂》的方法。《徵文》是選擇自藏甲骨九六〇版之拓本影印，分十二類，即天象、地望、帝系、人名等，著錄甲骨分門別類，則以此書爲創舉。

王襄又有《古鏡寫影》，是爲論述銅鏡之專著，以形制刻銘爲經，時代爲緯，收春秋至明代銅鏡七五九面，考證翔實，文字精練，是他的力作。一九五三年，他又撰成《古陶今釋》，收陳介祺、周霖諸家之先秦兩漢陶文拓片二三四件，是考釋陶文之宏篇巨制。

王襄也是一位有民族氣節的學者，一九四二年，日本人爲拼湊「大東亞書道展覽」，曾指名王參加，遭其斷然拒絕。平日除鬻字謀食外，即杜門讀書，吟詩諷時。他晚年曾被聘爲天津市文史研究館館長，並將自己珍藏多年之甲骨捐獻給有關部門。一九六五年一月三十一日王襄病逝，享年九十歲，遺體安葬於北倉公墓。老人一生論述宏富精辟，治學矜慎不苟，以其所作貢獻而載入史冊。

周叔弢嗜古籍收藏

「我平生無他長，只是不說假話，臨終之時，定能心地坦然，無愧於中。我死之後，千萬不要發訃告，千萬不要開追悼會，千萬不要留骨灰盒，投之滄海，以飽魚蝦，毋爲子孫累」。這是近代著名藏書家周叔弢在一九八二年十月的遺囑。

周叔弢，又名明暹，號秋浦，又號弢翁，安徽建德（今東至）人，清光緒十七年（一八九一）生於江蘇揚州。一九〇六年，周叔弢父親病故，其膝下有五子五女，身後將

存款分爲六份，一份爲夫人的贍養，其餘分在兄弟五人名下，每人五萬元。周叔弢就將之用來投資事業和購買圖書。他所藏善本圖書及金石文物都爲別的藏家所稱羨。他藏書標準有五好，即刻板好、紙張好、題跋好、收藏印好、裝潢好。他藏書用印十分慎重，唯恐印泥在書上滲油或變色，因此數十年來一直堅持用早年在上海購買的上好印泥。

他生活儉樸，無聲色之好，連香烟也不吸，唯一嗜好就是好收藏古籍，京、津一帶的書商都熟知他的脾性。七七事變前，他購得清代著名藏書家黃丕烈「陶陶室」所藏《陶淵明集》十卷，欣喜之極，因之渴望得到另一部《陶靖節先生詩注》。書商知周氏久慕此書，便漫天要價，索價四千元，折合時價可買白麵粉四千多袋。一年後，周氏見書商不肯降價，只得買下。他藏書四萬多卷，大都閱覽一過，有的書還作有校勘、批記。

一九三三年，他獲見日本文求堂書目上列有我國宋、元、明善本古籍百餘種，如北宋《通典》、宋紹興本《東觀餘論》等皆爲重要典籍。周氏以一千元贖《東觀餘論》壁還故土。數十年來，每聞有古籍文物流往國外，他總是嘆然心傷，不勝感喟。於是不惜重金，輾轉搜求，唯恐失之眉睫。他曾以一萬元的代價收購險落東瀛的石濤名畫《巢湖圖》。他說：「爲護一國寶，萬元非靡費，雖手頭拮据一時，無惶恤也」。

周氏藏書中系統搜集了各種銅、泥、木

活字印本達四百餘種，其數量、品種之多實為罕見，以一家之藏，可說是舉國無雙。明代活字本傳世極少，清代活字本約有兩千餘種，周氏所收則佔五之一。為使善本圖書中的稀見本得以廣泛流傳，他又翻刻了宋本《寒山子詩集》、《宣和宮詞》等，刻印之精，紙墨之好，可與其時的陶湘、董康等人比美。

一九五二年，他將最珍貴的宋、元、明刻本、抄本、校本七百十五種兩千六百餘冊

捐贈給北京圖書館。一九五五年，他又將清代善本三千一百餘種兩萬餘冊捐給了天津圖書館。

他最後的一批珍藏，善本書一千八百餘種九千餘冊及文物一千二百六十二件，分別捐給了天津圖書館和天津藝術博物館。他真誠的說，「這些圖書、文物來自人民，應當還之於人民」。

早在一九四二年，他在自訂善本書目的同時，為他的珍藏寫下先一份遺囑，云：「

生計日艱，書價益貴，箋錄善本，或止于斯矣！此編固不足與海內藏書家相抗衡，然數十年精力所聚，實天下公物，不欲吾子孫私守之。四海澄清，宇內無事，應舉贈國立圖書館，公之世人，是為善繼吾志。倘因于衣食，不得不用以易米，則取平直也可。毋售之私家，致作雲烟之散，庶不負此書耳！壬午元旦覆翁至囑！」

一九八四年二月十四日凌晨，周叔弢逝世。

中外文庫之三十五
戴笠和他的同志

增訂再版平裝貳佰伍拾元
喬 家 才 著

要目：虎穴游龍劉戈青。張家銓計擒酒井隆。淞滬指揮官楊蔚。胡子萍管人事交通。魏大銘建立通訊網。鄒采蓮死裏逃生、王寶雲的悲壯故事。張秀君堅定沉着。張我佛立功異域。唐新與華中敵後工作。抗日硬漢張子奇。白世維一彈安華北。姜紹諷策反多奇謀。民運長才劉培初。汪祖華擅長訓練。書生法官沈維翰。邱開基促龍雲出兵抗戰。何娥芳妙計安東莞。胡天秋高風亮節。鄭恩普落髮為僧。郝亞雄十不死。張揚明平反冤獄。考城壯士戴日暄。吳玉良與軍中諜報。黃昭明與翁俊明。陳祖康撰黃埔校歌。黃天邁外交英才。總報告專家劉啓瑞。蘇州青年壯士顧偉。王撫洲策動經濟作戰。王兆槐勇於任事。勞建白忠誠正直。金遠詢任重三湘。陶一珊戰訓有方。郭慶洲鐵胆佛心。執法隊長毛萬里。馬志超忠直可愛。王孔安萬里壯行。中美合作憶蕭勃。周念行話少年遊。游擊能手阮清源。沉毅篤實張為邦。英邁練達楊繼榮。朱若愚堅忍實幹。簡樸勤謹誠樸。黃加持取締幫會。王志超入死出生。吳景中政訓長才。王崇五進出山東。楊遇春膽識過人。李葉超多面才華。樂書田「愚公移山」。吳安之錚錚鐵漢。謝鎮南報答知遇。羅敬殘而不廢。史春森搶運食鹽。梁幹喬打倒史達林。越南華僑張需芝。程克祥策反周佛海等多篇。

全一冊平裝貳佰伍拾元。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號聖文書局帳戶